

自由主义传

〔美〕埃德蒙·福赛特 / 著

杨涛斌 / 译

Edmund
Fawcett

Liberalism
The Life of an Ide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自由主义传

〔美〕埃德蒙·福赛特 / 著

杨涛斌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01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主义传/(美)埃德蒙·福赛特(Edmund Fawcett)著;杨涛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301-28538-1

I. ①自… II. ①埃… ②杨… III. ①自由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2746 号

Copyright© 2014 by Edmund Fawcett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1 William Street, Princeton, New Jersey 08540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书 名 自由主义传

ZIYOU ZHUYI ZHUAN

著作责任者 [美]埃德蒙·福赛特 著 杨涛斌 译

责任编辑 柯 恒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538-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电子信箱 yandayuanzhao@163.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7.875 印张 431 千字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献给马洛
并纪念其兄弟伊莱亚斯

本书的主角是一位胜利之神。但这位神有点儿神经质,它焦虑于自己为何取得胜利、是否真的胜利了,以及如果真的胜利了,这种胜利能够持续多久。它问自己:我是谁?我崇拜的偶像是谁?它担忧自己能否担当得起这份胜利,还是说自己仅仅是一个继承者,下一位神已经在排队等候。对于一位受到广泛崇拜的神来说,这种自我怀疑是令人吃惊的。但它同时还是一位不虔敬的神,它发迹于对其他权威的挑战,甚至质疑权威这个概念本身。它告诉人们,对于自己的谕旨,人们只有在认同的前提下才需服从。离开这位神,我们便很难描绘这个世界;但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人十分确定这位神为何物,或者它为何让人感觉不可或缺。这位神的名字便是“自由主义”。

xi

我们不仅无法快速给出自由主义之准确定义,甚至在许多地方,当提及自由主义一词,都很难不招致茫然不解或滥用。在欧洲反全球化论者看来,“自由主义者”所指的是为市场之贪婪进行盲目辩护的人。对愤怒的美国保守派来说,自由主义者是一个道德沦丧、虚情假意的精英阶层。对都市里那些活跃的拥趸们来说,自由主义在今天不外乎意味着可以在公司的会议室和家中卧室里随心所欲。在更广阔的世界其他地方,芸芸众生眼中,自由主义往往与西方生活方式相混同,要么羡慕并刻意模仿,要么鄙夷并弃之如敝履。

人们会告诉你,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市场、低税收和有限政府。哦不,他们还可能告诉你,自由主义者真正的标志是相互接纳、平等尊重、社会关怀,以及反抗欺凌。还会有人对你说,自由主义者是言必称原则的骗子或者优柔寡断的中立者,是左派、右派或不可救药的中间

派,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中间地带汲汲于寻找支持者。

如果你像我一样,认为自由主义值得拥护,那么弄清楚自由主义是什么便至关重要。这就需要辨识出自由主义是哪种类型的东西,而这又可能使故事还未开始便面临夭折的危险。你将会被告知,自由主义是一个伦理信条,一幅社会经济图景,一种政治哲学,一套资本主义理论,一种地方性的西方看法,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抑或一种永恒的普遍理想。严格来说,这些都没有错,但均失之于片面。按照本书的叙述,自由主义是一种现代政治实践。与任何实践一样,自由主义也有其历史,有其实践者,并有一套指引实践的观点。本书便是关于自由主义之历史、实践者和观点的一个长篇故事。

自由主义既没有开国神话,也没有出生年月。对于其智识根源,只要你有精力或好奇心,可以一直追溯下去,但直至1815年之后它才成为一种横跨欧洲—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实践,在此之前则名不见经传。自由主义回应了一种被资本主义所激励并被革命所撼动的新的社会情势:在那里,物质的和伦理的变化,无论是好还是坏,似乎是永不停息的。在那样一种前所未见的情境中,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努力服务于其目标并兑现其理想的政治生活准则寻找新的条款。

对在此之前的人们来说,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曾鼓励这样的观点:人可以认识并改变社会。大卫·休谟和康德曾呼吁释放自我,摆脱伦理学的约束和指导。亚当·斯密则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持欢迎态度。当时没有人体验过自由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真正力量;也没有人认识到——更罔论感受到——这样一种新的事态,即:社会改变着人,且往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人们无法理解的方式。那样一种躁动不安的新奇感,在某些方面是受人欢迎的,在另一些方面则令人困惑;它为十九世纪初自由主义史诗的徐徐开启提供了论据,从而使得向自由主义的转向看起

来不那么武断和选择不当。

自由主义提供了工具,从而可以使法律和政府适应全新且富有成效的贸易和工业模式,可以将因组织性等级制和共同信条的消失而走向分裂的社会团结起来,可以培育或固守人道标准,尤其是关于国家权力和富贵阶层不得欺压或忽视无权者的那些标准。十九世纪,为因应自由主义的出现而纷纷涌现的政治反对派——如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均将自由主义描述为一个带来破坏性变化的鲁莽施动者。然而,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看法是: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在史无前例的剧变中,奋力争取一个稳定的立足点。从诞生之日起,自由主义便既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又是一种对秩序的探究。

xiii

标识出自由主义之生命轨迹的,既非王朝、总统,也非革命。然而,自由主义依然明显地呈现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并非泾渭分明,但为了叙述的清晰起见,我依然给出了每个阶段的具体起止年份。第一个阶段从1830年至1880年,这是自由主义进行自我定义的青年时期,它登上权力巅峰,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个阶段从1880年至1945年,这是自由主义的成熟期,它与民主达成了历史性妥协。从这种妥协中,一种更加包容的自由主义形态出现了,即民主自由主义(democratic liberalism),它被更广泛地称为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之后,在经历了世界大战、政治崩溃、经济萧条等近乎致命的失败之后,伴随着其二十世纪的右派对手法西斯主义的军事失败和道德毁灭,自由主义的民主在1945年迎来了第二次生机。第三个阶段从1945年至1989年,随着其二十世纪的左派对手苏联的最终瓦解,自由主义的民主以凯旋的方式走完了充满成就和自我证明的第三个阶段。

赋予自由主义以生命是一种比喻用法。生命具有统一性和连续性。在我看来,自由主义亦然。然而,这种比喻有其局限性。生命和

故事终有尽头,但自由主义则没有,至少现在没有。1989年之后,自由主义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它再一次发出了自我怀疑:自由主义是什么?它能够持续多久?当前对自由主义之身份的焦虑以及对其未来的担忧很可能被夸大了,然而对这两个问题中任何一个妄言笃定,都是自以为是的,也是非自由主义的。

在我看来,四个宽泛的思想指引着自由主义实践,并将自由主义的故事整合为一体,它们分别是:承认社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伦理和物质冲突,不信任权力,对人类进步的信心,以及对人的尊重(无论他持有何种观点,也无论他是谁)——后者以一种不民主的信条孕育着民主的种子。这些指导思想并非政治章程或哲学著作中出现的那种整齐划一的一般性原则。相反,它们发挥着地标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可以据以绘制出自己身处其间的社会地图,并定位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xiv

这些自由主义地标并非坐落于同类地基之上。对宗教战争的近代历史记忆以及对周遭永不停息的社会剧变的观察,使得自由主义者确信冲突之不可避免。长期的人类经验为不信任权力奠定了基础。对进步的笃信不疑源于基督教的觉醒和启蒙运动的热忱,并且往往同时源于这两者。对权力提出的尊重人的要求,深深地扎根于一种共同的道德传统之中,自由主义者对该观念进行了扩展,使之包含了对人的进取心和创新的尊重。自由主义的独创性,恰恰在于它以一种新的政治观对这些元素进行了重塑,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它展示了自由主义者对四个观念的不懈追求,尽管这四个观念看起来不甚和谐且分类欠妥。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从这种分类中看到了不一致和过度延伸。然而,自由主义的韧性和生命正源于自由主义者的这种不懈追求,这也是本书的一条主线。

本书将表明,这四个观念——简而言之,即冲突、抵抗权力、进步

和尊重——不仅使自由主义显著区别于其十九世纪的对手如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还区别于其二十世纪的竞争者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还区别于其当前的竞争对手,举其要者,如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国家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和伊斯兰神权政治。正如本书所显示的,这四个观念有助于我们辨识出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谁是可能的自由主义者,以及谁是非自由主义者。它们标出了一个宽松而充满争议的“主义”的广阔边界,在那里,自由主义分解为某些非自由的东西,举其要者,如威权式进步、经济自由意志论(economic libertarianism),或者对主流秩序不惜一切代价的保守式捍卫。

自由主义找到了其立足之处并向外扩散,自由主义思想家也随之从共同心境中编织出一套更加清晰的观感。他们将哲学和经济学专业术语与政治街区的旗号语言结合了起来。他们从十六或十七世纪的智识先贤、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以及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先人那里汲取了养料,从而在自由主义何时产生的问题上引发了无休止的纷争。没有哪个版本的自由主义观曾经具有权威性。自由主义并没有公认的理论家,没有基督教那样的传信部(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经典作家。因此,自由主义观点往往是宽泛的,充斥着各种解读和争论,且不乏持续的怀疑,这种怀疑认为“自由主义”一词本身具有误导性,用来指称各种相对立的实践。以此看来,自由主义无休止的纷争是家庭内部的纷争。其多样性和诸多变化,正鲜明地反映了自由主义所具有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xv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一种探求:在公民平等中,探求一种在伦理上可接受的人类进步秩序,在此过程中无须求助于非正当权力。这句话中的每个词都可以单独成书,因此我在这里并非给出自由主义之定

义,而是作为本书所讲故事的一个引子。在本书看来,自由主义有一套观念体系,但其本身同时也是一种实践;四个指导性观念塑造了自由主义观,而“自由主义者”便是那些热情而坚定地认同该观念的人们。这并不是给“自由主义”下定义。并且,我不知道什么能够定义“自由主义”,如果有这种定义的话。本书所讲的故事提供了一种测试。我所希望的是,在本书故事讲完之后,自由主义能够变得更加易于识别。许多人对自由主义当前的健康状况和未来的前途感到担忧。我也怀有相同的忧虑。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在更好地认识什么是自由主义之前,我们很难弄清楚我们所担忧的是什么。

本书的故事涉及历史、传记、政治哲学和观念史。我并不是这些领域的专家,但作为一名记者,我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间见证了法、英、德、美四国太多的自由主义政治。本书将这四个国家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核心国家进行阐述。本书还跨越了地区和党派界线。英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往往将自由主义传统划分为(好的)英美传统和(坏的或不存在的)大陆传统,并且专注于前者而忽视后者。1970年代的自由市场右派曾以一种好辩的心态,努力将自由主义解读为一种针对国家的狭义的经济学敌意,这样一种清爽的过度简化曾一度令行家为之折服。持不同意见的左派被失败所打击,并在智识上陷入迷茫,他们往往将自由主义这个他们最天然的进步盟友,讥讽为一种披着伪装的极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理应跳出学科的门户之见、英语世界的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以及党派式不屑的窠臼。我努力做到兼收并蓄,放宽视界并将自由主义呈现为一个整体,一个生命的整体而非解剖台上的整体。

xvi

本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一部历史著作,因此书中没有一般性脚注,也没有文献目录。正文中给出了所引著作的英文标题,且一并给出了原版的出版年份。在书的结尾处,我列出了查阅过的和引用过的著作清单。

致 谢

为了完成这部关于自由主义的编年史,我从许多作家和学者的著作中广泛搜罗资料。我欠他们一个人情,并要向他们全体表达谢意。我要由衷地感谢奥利弗·布莱克(Oliver Black)、唐纳德·富兰克林(Donald Franklin)、查尔斯·霍普(Charles Hope)、霍华德·奈什(Howard Naish)、哈伊姆·坦嫩鲍姆(Chaim Tannenbaum)、托尼·托马斯(Tony Thomas)和大卫·威金斯(David Wiggins),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或部分手稿,指出错谬之处,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要感谢我的代理人凯瑟琳·克拉克(Catherine Clarke),她鼓励我“讲出这个故事”;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艾尔·伯特兰德(Al Bertrand),他对本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感谢我的儿子马洛·福赛特(Marlowe Fawcett),他与我分享他的摄影技巧;感谢我的妻子娜塔莉亚·希门尼斯(Natalia Jiménez),她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并在阅读手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这里看不懂”或者“这是在表达什么?”

xvii

目 录

前言	001
致谢	007
引言 不仅仅关乎自由	001

第一部分 踌躇满志的青年时期(1830—1880)

1 1830 年代的历史背景:贸然闯进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	037
2 自由主义奠基人的主要思想:冲突、抵抗、进步和尊重	044
i. 洪堡与贡斯当:释放人的潜能,尊重人的隐私	044
ii. 基佐:驯服冲突,但又不借助于专断权力	056
iii. 托克维尔与德里奇:大众民主和大众市场的现代力量	073
iv. 查德威克与科布登:政府和市场作为社会进步的引擎	082
v. 斯迈尔斯与钱宁:个人进步即自立或道德提升	093
vi. 斯宾塞:误将自由主义当做生物学	099
vii. 密尔:融自由主义观点于一炉	107
3 实践中的自由主义:四位杰出政治家	123
i. 林肯:在自由之地对“自由”善加利用	123
ii. 拉伯雷与里克特:半自由国家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	132
iii. 格莱斯顿:自由主义的海纳百川与平衡政治	139
4 十九世纪的遗产:不加渲染的自由主义	145
i. 尊重,“个人”,以及宽容之教益	145
ii. 令自由主义者信心满满的成就	164

第二部分 成熟期的自由主义及其与 民主的争斗(1880—1945)

5	1880 年代的历史背景:自由主义者正在打造的世界	169
6	妥协,给我们带来了自由主义的民主	178
	i. 政治民主:自由主义对选举权扩张之抵抗	178
	ii. 经济民主:“新自由主义”与国家的新任务	194
	iii. 伦理民主:伦理上放手,但不宽容依旧	203
7	现代国家和现代市场的经济力量	210
	i. 瓦尔拉斯、马歇尔与商业媒体:以市场的名义抵抗国家	210
	ii. 霍布豪斯、瑙曼、克罗利与中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抵抗市场	226
8	理想受创,梦想破碎	240
	i. 张伯伦与巴塞曼:自由帝国主义	240
	ii. 劳合·乔治、克列孟梭与威尔逊:一战中的自由主义鹰派	259
	iii. 阿兰·鲍德温与布兰代斯:自由主义异议者与战争国家	275
	iv. 施特雷泽曼:陷入困境的自由主义的民主	286
	v. 凯恩斯、费雪与哈耶克(1):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应对大萧条	296
	vi. 胡佛与罗斯福:被遗忘的及最知名的自由主义者	323
9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	333
	i. 李普曼与哈耶克(2):自由主义者兼反极权者	333
	ii. 波普尔:作为开放和实验的自由主义	338

第三部分 抓住机遇,东山再起(1945—1989)

10	1945 年之后的历史背景:自由主义民主的新启程	347
----	--------------------------	-----

11	新基础:权利、民主法治,以及福利	352
	i.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自由主义的民主走向全球	352
	ii. 战后德国自由主义者:1949 年基本法成为自由主义之民主的范本	366
	iii. 贝弗里奇:自由主义与福利	378
12	1945 年之后的自由主义思想	383
	i. 欧克肖特与伯林:对政治放手和“消极”自由	384
	ii. 哈耶克(3):政治的反政治	396
	iii. 奥威尔、加缪与萨特:冷战中的自由主义者	402
	iv. 罗尔斯:为自由主义辩护	411
	v. 诺齐克、德沃金与麦金太尔:对罗尔斯的回应,权利和社群	422
13	1950 至 1980 年代自由主义政治之广度	432
	i. 孟戴斯-弗朗斯、勃兰特与约翰逊:1950 至 1960 年代的左派自由主义	432
	ii. 布坎南与弗里德曼:反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448
	iii. 撒切尔、里根、密特朗与科尔: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右翼自由主义	460

第四部分 1989 年之后

尾声	二十一世纪的自由主义梦想	477
参考文献		497
人名索引		521
主题索引		532

引言

不仅仅关乎自由

本书是一次大胆尝试。在书中,我试着完整地讲述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因此,关于本书的进展及写作原因,有必要多交代几句。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心急的读者来说,请你们跳过前言部分,直奔正文吧。在那里,你们将首先与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碰面,他是一位德国学者兼外交官;之后,你们还将结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思想观点构成了一幅政治实践图景:一部关于自由主义的传记式的非专业编年史。对于那些启程前渴望多看看地图的读者来说,这个解释性的前言部分是为你准备的。

前言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阐明本书的主题,第二部分按年代顺序论述。在第一部分,我挑选出那些贯穿自由主义始终的主题和观点。这一部分将表明,与许多文献的通常看法不同,自由主义并非与“自由”(liberty)相伴而生;相反,它脱胎于一种历史困境,也即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步。在这个部分,我指出了任何关于自由主义的解释所面临的陷阱,并对“自由主义的”(liberal)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两者的含义进行了限定。在前言的第二部分,我将勾勒出本书的叙述轮廓,分三个阶段讨论自由主义的前世今生,分别是1830—1880年、1880—1945年,以及1945—1989年;在全书的结尾部分,我简要探讨了自由主义的当前脾性。在每一个部分,我首先对历史背景进行概览,之后依次叙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生平和思想,他们被大致归为思想家或政治家阵营。只要乐意,读者们可以随时回头看看地图,以

防迷失。

2 据说自由主义者都信奉自由。没错,的确是这样。但大多数非自由主义者同样如此。对自由的支持并不能自动标识出谁是自由主义者,或者他们持什么主张。即便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手们也总是宣称自己站在自由一边。法国期刊《保守主义者》(*Le Conservateur*)创立于1818年,倡导传统和反动(reaction),但它同时却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捍卫“宗教、国王和自由”。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期盼一个无阶级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61年,美利坚联盟国(American Confederacy)¹副总统亚历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为新成立的南方蓄奴州政府辩护,声称该政府能够保障“我们承继自祖辈的所有权利、特权和自由”。在1888年向罗马天主教徒颁布的《自由》(*Libertas humana*)通谕中,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认为,对人的法律进行安排以使每个人更好地服从“天主的永恒律法”,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的自由”。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则将意大利法西斯党人描述为“自由主义者”,声称他们信奉自由,甚至主张敌人的自由。在1920年公布的党章中,德国纳粹党声称其目标是“在德意志的自由精神中实现德意志的重生”。

也许非自由主义者真的信奉自由,但当说到“自由”时,他们无疑有着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想法。他们对“自由”的不同看法,就其本身而言,也许是引人注目的,但是如果自由主义者能够在政治自由的确切含义及其重要性上达成共识,那么上述不同看法将会面临更多掣肘。但遗憾的是,自由主义者没能达成这种共识。他们近来的分歧

1 英文全称是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指 1861 年至 1865 年由 11 个美国南方蓄奴州从美利坚合众国分裂而出的政权,是一个未被国际普遍承认的历史政权。——译者注

全书脚注无特别注明的,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逐一标明。

是:究竟应采纳哪种自由概念,是“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还是“共和主义”自由观?事实上,这种分歧所针对的是这些概念的深层区别——如果它们有区别的话。自由主义者的另一个分歧是:政治自由,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它,真的是使自由主义得以存续至今的一种承诺吗?此外,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而非自由,才是自由主义的首要观念。其他人则认为,在自由主义体系中,并没有哪个观念能够占据支配地位。

在自由主义的历史舞台上,自由(liberty)一直在唱独角戏。即便在黑格尔主义或辉格党人那里,故事情节也基本一成不变。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某种超级施动者(superagent),致力于更加充分地实现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在前后相续的社会阶段中,实践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均服务于人的力量和潜能的扩增,这种扩增同时存在于精神和物质层面。黑格尔并非受到恶意嘲讽的嗜权如命的权力论者,而是一位笃信人类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只不过他眼中的人类进步带有某种审慎温和的色彩。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历史是人们追求自由的共同焦点(common focus),它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演进,最终达致一种依法治理的开明的君主立宪制。在他看来,只有这种政体才能带来有序的自由,从而使公民更好地实现其目标。拉吉罗(Guido de Ruggiero)是一位勇敢的意大利自由主义者,生活在二十世纪;在其经典著作《欧洲自由主义史》(*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 1924*)²一书中,他讲述了一个黑格尔式的追求自由的故事,尽管他与黑格尔的目标不尽相同。在法西斯横行的岁月,拉吉罗在国内遭到流放,并于1942年加入反墨索里尼运动;在国家局势转危为安之后,他创立了战后意大利自由主义政党行动党(Action Party)。在拉吉罗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只有自

3

2 此书中文版已出,见[意]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扬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